

【城市笔记】

## 湖州访茶

□宋慕新

湖州铁佛寺的朋友约我来赏梅花，约了十年，终于成行。在梅花盛开时，曾有数十万人蜂拥而至，让藏身闹市的古寺红梅闻名遐迩，爆红于网络。然而此时，梅花已经谢尽，只有两株虬枝梅树默立殿前。

我在梅树下嗅了嗅余香，便匆匆赶往杼山妙境，那里有我此行特来拜谒的茶圣陆羽墓。

十几年前，读作家陈舜臣的《茶事遍路》，始对湖州有所了解，知道此地在浙江北部，太湖南岸。书里专门写了“陆羽生平”“湖州刺史颜真卿”和“境会亭”等，都是与湖州有关的人和事。每一个故事，都曾让我感怀良久，唏嘘不已。

六年前，我在广州的一个茶文化博物馆开讲《禅茶十课》，曾深入了解过陆羽的生平。对于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《茶经》作者，一直心怀景仰，希望有朝一日能到他的墓前供花祭拜，顶礼致敬。

在东道主的陪同下，来到湖州城西南二十余里的杼山妙境。暮色里，拾级而上，迎面而见一通大石碑，上书“唐翁陆羽之墓”。两侧神道石柱书有对联“自从陆羽生人间，人间相学事春茶。”

伫立在陆羽墓前，仿佛日思夜想久别重逢的故知，终于相会了，一时竟不知如何开口倾诉。默默地将一个花篮置于墓碑前的石台上，双手合十，鞠躬三拜。

史书记载，陆羽出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（公元733年），仙逝于唐德宗贞元二十年（公元804年），复州竟陵（今湖北天门）人，字鸿渐，号“茶山御史”，被后世尊奉为“茶圣”，祀为“茶神”。

陆羽三岁时遭遗弃，被湖北竟陵龙盖寺住持智积禅师收养。禅师占得《渐》卦，卦爻辞为“鸿渐于陆，其羽可用为仪”，遂取名“陆羽”，字“鸿渐”。陆羽自幼在寺院生活，对僧家自然亲近。公元757年，24岁的陆羽到湖州考察茶叶培育茶树新品种时，便借宿于皎然和尚（公元720-804年）住持的妙喜寺。

陆羽在世时，常自称为“茶山御史”，并提出茶道精神“精行俭德”。从广州出发前夕，我专程请书法家王子炎先生写了“精行俭德”和“茶山御史”两幅榜书，分别赠给杼山书院和湖州铁佛寺，因为他们都在积极推动以茶圣陆羽为内核的茶旅文化。

湖州当地想把杼山妙境打造成全世界茶人朝圣的文化高地，就像提到儒学便知曲阜，追溯华夏人文始祖便知黄帝陵一样。有朝一日，杼山，茶圣陆羽长眠于此的妙境，会在清明节（茶神节）迎来世界各地的朝拜者。他们相聚于此不仅仅是慎终追远，更要开展丰富多彩的茶文化交流，共建充满历史感与未来感的茶文化博览会与学术论坛，这就是以茶为核心的文旅产业融合体。

湖州的文化底蕴十分深厚，历史文化名人星辉灿烂。三国时有著名史学家沈约、裴松之，文学家丘迟、吴均；唐朝时有大诗人白居易、大书法家湖州刺史颜真卿、以“西塞山前白鹭飞”诗句传世的张志和、谢灵运的十世孙诗僧皎然、诗人钱起等，更有撰写世界第一部茶学专著《茶经》而被后世奉为茶圣

的陆羽；宋代有与柳永齐名的词人张先，著作《武林旧事》的周密，以气节传世的文天祥；元代有大书法家赵孟頫；明代有富可敌国的沈万三，诗人兼书法家祝枝山。近世则有西泠印社首任社长、诗书画印大师吴昌硕，新中国“两弹元勋”钱三强……

在大湖南岸的湖州，陆羽是文人雅士茶叙茶修时不可绕过的灵魂与标志。

陆羽生活的时代，正逢唐朝由盛转衰，安史之乱（公元755-763年）给大唐帝国致以重创。曾任平原太守的颜真卿联手其堂兄常山太守颜杲卿，协助朝廷平定安史之乱后，几经波折于公元773年赴任湖州刺史，这是他贬谪生涯的最后一站。这一年，颜真卿64岁，皎然53岁，陆羽40岁，他们成了喝茶吟诗挥毫泼墨的“铁三角”。颜真卿还在杼山为陆羽建了一座可供栖身的三癸亭。

陆羽早期诗作留存下来的仅有数首，比较知名的有《六羡歌》：“不羡黄金罍，不羡白玉杯；不羡朝入省，不羡暮入台；千羡万羡西江水，曾向竟陵城下来。”还有一首《会稽东小山》：“月色寒潮入剡溪，青猿叫断绿林西。昔人已逐东流去，空见年年江草齐。”可惜他在湖州的诗作未能传世。在此期间，陆羽的主要精力用在《茶经》的著述上，从而成就了世界第一部茶学著作。

像世人熟知的宋代苏轼和佛印一样，唐朝的陆羽和皎然，也谱写了缁素相交的千古佳话，一僧一俗，文心相通，情深意切。

陆羽与皎然的忘年之交，也让《唐诗三百首》中留下了皎然的诗作《寻陆鸿渐不遇》：“移家虽带郭，野径入桑麻。近种篱边菊，秋来未著花。扣门无犬吠，欲去问西家。报到山中去，归来每日斜。”这首诗说的就是皎然寻找居于湖州青塘别业的陆羽，却不幸碰上他进山采茶，此情此景，与唐代诗人贾岛的《寻隐者不遇》情节近似，相映成趣。

公元804年，陆羽去世。这年九月，日本天台宗初祖最澄法师来到中国，从距湖州600里的浙江临海登陆，入天台山学习佛法。次年五月，最澄法师得到陆羽著作的《茶经》及经陆羽培育改良的茶籽，从此，中国茶叶及栽培技术传入日本。至今，陆羽仍被日本人尊奉为“日本茶祖”和“茶道之神”，对日本茶道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。

陆羽是几月去世的，史料没有记载，如今也不可考了。极有可能，最澄法师是没有见到陆羽的，他们在历史的时空里擦肩而过了。遗憾之余，最澄法师于805年乘日本遣唐使官船回国了。令世世代代日本茶人深感有幸的是，他带走了《茶经》和茶籽。

从杼山下来，次日再回铁佛寺。

静静地站在梅花树下，恍惚之间看到满树红梅，风吹过来，花瓣飞舞，落在我手中端着的紫笋茶里。回望历史深处，兵荒马乱中，陆羽和他们的朋友们，正是靠这一杯茶找到了心安之处。

当下不由慨叹，人生在世，再大的委屈，落入一杯茶中，也不过一丝涟漪。如何在茶席间照见自心，才是值得我们去参寻的事儿。

一杯茶，超越二元对立，飞越生死大海。端起来，欢喜；放下去，自在。湖州之行，虽然错过了满树梅花，但却亲炙了熨帖人心的杼山茶香。

□赵阿芳

直到现在，一闭眼，还是那个画面：窗外大雪纷飞，屋里炕头滚热。我们几个小脑袋挤在一块儿，听父亲讲书。从三国烽烟到红楼幽梦，小小的心里，山外的世界，被他描绘得像年画一样鲜亮又勾人，引得我们心头发痒，一心想往外扑腾。

父亲那时总爱念叨：“有出息的孩子，翅膀硬了要飞走，可不能一步三回头！那不成蜗牛了？蜗牛才把家背在壳上走呢。你们将来离家，也不用回头，外面比家里有趣呢！”这话，像种子一样埋进了我心里。

岁月如歌，我们真像羽翼渐丰的雏鹰，要离巢了。

每次在车站，我都把腰杆挺得笔直，一只手高高扬起，潇洒地甩一句“再见”，转身就上车，绝不回头。青春的心啊，像鼓满了春风的帆，只朝着远方呼呼地跑。

那时，我甚至有点得意，觉得我的父亲跟别人的不一样，他的爱像老鹰，大气又“冷酷”，他不恋我，也不要我恋家。

斗转星移，我在邻城医院落了脚。

初入社会，人地两生，心里慌得没着没落。给家里的电话也越来越少，语气也蔫蔫的，透着股说不出的疲惫。

父母的心揪着。忽然一天，父亲电话里的声音透着罕见的兴奋：“芳子！找着你表叔了！他就在你们医院管事！这下好了，往后有个啥事，也有人照应了！”他咋联系上这位八竿子打不着的表叔的？我一点不知情。

一个礼拜后，表叔突然来电，叫我去家里吃饭。

推开门，我愣住了：表叔家客厅的地上，简直成了我老家土产铺子！大海米、对虾干、虾酱、鱼干……满满当当堆了一地。父亲正蹲在那儿，小心翼翼地从一个人造革的大黑皮包里往外掏东西——是母亲亲手腌的咸鸭蛋！皮包旁边，两只老母鸡被捆着脚，“咕咕咕”地挣扎着。

我的心猛地一抽：这不是妈留着给爹冬天补身子的那两只鸡吗？怎么……话没出口，一股又酸又涩的热流猛地冲上眼眶。我明白了，为了我这个不省心的闺女，爹把家底儿都搬来了。

那顿饭，桌上推杯换盏，笑声不断。父亲刻意地热络着，表叔的笑容也一直挂在脸上。可我的心，却像吊在半空的水桶，七上八下，胸口堵得发慌。

吃完饭，我得赶回医院，父亲回乡的客车也快到了。路边临时停车站点离表叔家不远，我陪父亲走过去。他中午喝了点酒，脸上带着点微醺的红晕，眼神里有种办成大事的满足感，絮絮地叮嘱：“生活上遇事别慌，有表叔呢……”末了，又催我：“快走吧，别误了上班点卯，爹自己等车就行。”

我跨上自行车，骑出去六七十米，猛地想起给爹带的药还在包里！

一回头，正看见客车到了，人群拥挤着朝车上拱。父亲正被人流推搡着上车，脖子却伸得老长，还在使劲朝我这边张望！看到我回头，他眼睛一亮，立刻用力挥舞起手里的东西——是那个装得满满而来、此刻却空空瘪瘪的大黑皮包！秋风里，那个过时的、皱巴巴的大黑皮包，被父亲高高举起，像一面褪色的旗帜，在空中拼命地摇晃着……

泪水瞬间模糊了视线。那一刻，我像被什么东西猛力撞醒了一——我真正长大了。

后来，母亲才告诉我，从我去外地上学头一回起，每次送我离家，车影子都消失半天了，父亲还杵在原地，像根木头桩子，很久都回不过神。

“你爹啊，心思比女人还细，亲孩子亲得不行。可他就是忍着，怕你难受，怕你恋家，耽误了前程……”母亲叹了口气说。

我终于懂了。父亲的目光，从未离开过。他只是把那份沉甸甸的、滚烫的牵挂，死死摁在心底，只留给我一个“不许回头”的背影。

再后来离家，我故意逗他：“爹，别想我啊！我这回走快点，下回就能早点回来看你啦！”父亲咧开嘴笑了。那笑容，像冬日暖阳，铺满了我返程的路。

岁月如流，我在父亲无声的目光里跋涉、成长。疲惫孤独时，只要想起背后那双眼睛，心口就像添了一把柴，暖烘烘地生出力气和盼头。

只是万万没想到，我竟是在父亲的目光里，与他诀别。

那天，父亲病危住院，我赶回家为他取换洗衣服。已虚弱得只剩一口气的父亲，硬撑着，像往常一样，非要亲眼看着我走出病房门。隔着冰冷的玻璃，我看见病床上那个缩成一团的老人，眼神早已涣散不清，却还在执拗地、徒劳地寻找我的身影。

我用力挤出笑容，像过去无数次离家时那样，朝他使劲挥挥手。他看见了，枯瘦的脸上，也极其艰难地、一点一点地，挤出一个近乎扭曲的微笑。

等我抱着干净衣服，上气不接下气跑回医院时，父亲，已经走了。他静静地躺在那儿，那追随随着我的目光，终于，永远地阖上了。

夜深人静，泪眼朦胧中，我总感觉父亲深情的凝望，依旧穿透时空，落在我身上。父亲啊，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话：他放飞了我，义无反顾。可他那无声的目光，却早已化作无形的线，一生追随，一生温暖。无论我飞得多高多远，回头望时，总能看见——那面由深爱凝成的“旗帜”，在记忆的站台上永远挥舞；那束穿越时空的目光，在生命的来处永恒守望。



## 父亲的目光

